

一座7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有近500座古戏台和仿古戏台——

## 在乐平，爱戏便有戏台

朱磊



## 核心阅读

活跃在戏台上的乐平市赣剧团，如一条丝线，将全市近500座古戏台、仿古戏台串珠成链。

舞台、传承、创意，赣剧团要走得远，3个要素都不能丢。在年轻团员们心里，赣剧是饭碗，更是戏迷们的心灵家园，需要用一生去钻研和守护。

“深夜三更半，村村有戏看。鸡叫天明亮，仍有锣鼓响。”一首民谣，在江西景德镇乐平市传唱至今，道出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。

但当你走进乐平，仍然会大吃一惊。70多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，古戏台和仿古戏台竟然有近500座，如珍珠般点缀在山水之间。

想不到，活跃在戏台上的乐平市赣剧团，保持着如此高的演出频率与演艺水准，如一条丝线，将古戏台串珠成链。

走下去，走进戏台，真切体会到群众对于戏曲的热爱，成为滋养赣剧艺术、培育赣剧人才的沃土。

## “要请就请乐平市赣剧团，有面子”

车在路上跑着。“慢点。”乐平市文化馆研究员蒋良善叮嘱司机，手指指向远处指点，“你看，那栋老建筑就是老戏台子！”

自13岁开始接触赣剧，蒋良善心中便种下了一颗种子，这颗种子，让他从爱看戏到研究戏再到写戏，最终让他放弃了30多万元的年薪，回到乐平专心做戏。

乐平自古便是戏窝子，爱戏，便有戏台。多年来，蒋良善如蜜蜂采蜜一样，巡遍了全县的老戏台子。这些戏台，凝聚了自明清以来乐平的戏剧史。一些老戏台的隔板上，还留着几百年前开台戏班子留下的剧目单。

走进镇桥街洪坑村，远看金碧辉煌，近看重檐翘角，榫卯结构一层层搭建起眼前这座“晴雨台”。这座古戏台历经400余年风霜，仍然是雕栏画栋，正中牌匾上刻着：久看愈好。“藻井的扩声效果，木雕上的人物故事，楹联上的忠孝节义，细细看，每一处都与戏有关。”蒋良善娓娓道来，我们的耳畔仿佛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。

10月28日下午两点，还没走进曹家村，就被一阵高亢的鼓乐声提醒着：好戏开始了！



▲乐平市赣剧团在老北街戏台上的惠民演出现场。

汪和云摄

“戏班子没进场，我就占好位了。”70岁的村民吴和金是老戏迷，正眯着眼，沉醉在台上的《杨门女将》里。

去年，曹家村投了80多万元建了这个仿古戏台。村民代表们围桌商量，戏台钱从哪里出，开台戏的演钱咋解决？没想到，村民们听闻请戏班子，纷纷解囊，“要请就请乐平市赣剧团，有面子！”

平时节省的吴和金，掏5000元没心疼，只想把场面搞得热闹漂亮，请亲戚朋友们好好听几场戏，也让自己远在石家庄的哥哥，借着这个机会回乡团聚。这不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两年没回家的亲人立马买了回程票。“在乐平，开戏比过年热闹！”蒋良善笑言。

开台戏要连唱5天，乐平市赣剧团不含糊，每天从早到晚，两大戏、两本小戏轮番上演。

5点钟，《杨门女将》演罢，家家户户便升起了炊烟，吴和金家门口一溜的长桌摆起。流水席间，聊起白天这几场戏，兴起时免不了高唱几句，赢得掌声的更忙不迭敬酒，一年的离别与辛劳，都在这热热闹闹中得到了释放。

## 团长入戏了，团员们“扛着编织袋闯省城”

“每日里钓鱼养性……”海南某林场，胡海栋对着满眼香蕉林，心中苦闷，不觉喊出《江边会友》中的唱词。

镜头一转，2024年戏曲百戏（昆山）盛典上，胡海栋饰演《江边会友》中的尉迟恭，“倒也落得个清闲快乐……哈哈。”一段豪迈唱词出口，满堂喝彩。

一段唱词，却有两种心境。当年胡海栋辞职下海，在海南种起了香蕉，却仍然难以丢掉自己的赣剧情怀，7年后回到赣剧团时，已是人到中年。好在嗓子一直没丢，胡海栋积极转型大花脸，利用一切机会，完善自己的表演方式。

在2024年戏曲百戏（昆山）盛典闭幕式上，胡海栋被授予“新时代中国戏剧（净行）中青年英才”荣誉称号。去昆山展演候场时，他才发现自己是唯一一名县级剧团演员。演出后，他摸出手机给赣剧团团长程慧发了条微信：“赣剧团给了我们越来越大的舞台和锻炼机会，这个奖项，是每名团员努力的成果。”

一条微信，让程慧心中五味杂陈，2021年，她从市文联副主席平调到乐平文化馆当馆长。看十来分钟折子戏都要打瞌睡的她，到了文化馆才知道，乐平市赣剧团已经并入文化馆，文化馆馆长也是赣剧团团长。“宁带千军万马，莫带敲敲打打。”老话涌上心头，却让好强的程慧跃跃欲试。

彼时的赣剧团，经历着改制带来的阵痛，演员们虽然仍有排练，却得过且过，心气提不起来。赣剧团和程慧一样，急需一个舞台，“跟自己较较劲！”程慧说。

为了参加2022年第八届江西艺术节，程慧拉来了蒋良善当老师，从零开始学习，关于赣剧的历史、表演甚至古戏台都要补课，笔记记了几大本，蒋良善笑道：“程团长入戏了。”

过去参加江西艺术节，赣剧团往往只报戏剧类专项，这次程慧却一口气报下13个项目，甚至连广场舞都不放过。

“不求拿奖，但是多一分展示就把我们赣剧团多推出去几分，我们要让全省老师们看到我们赣剧团的特色和优点。敢不敢试试？”程慧给大家打气。

备战的那3个多月，沉寂的文化馆里，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，都是锣鼓齐鸣，声震九霄。

比赛日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团里置办了最简单的行头，设备用编织袋装了几袋，戏称要“扛着编织袋闯省城”。

艺术节上，赣剧团一出手便不凡，大戏《瓷·心》获得评委交口称赞，拿下第八届江西艺术节·第十二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大戏新创剧目奖。器乐表演中，结合赣剧打击乐与瓷乐特点编排的《惊蛰》，一出场便让大家眼前一亮，顺利进入复赛。复赛中，大家又别出心裁将打击乐演奏与赣剧行当唱腔相结合，打造了一出《生旦净末丑》。

“复赛后，大家觉得已经充分展示了特点，退了房便要道回府。还没出发，决赛通知到了，乐平市赣剧团成了器乐组唯一一个人入围的县级赣剧团。”程慧回忆，可大家傻眼了，决赛的曲目没准备。

怎么办？赣剧团几十年基层表演积累的底蕴充分发挥，大花敲鼓，二花打锣，老旦拉胡……用了半天时间，捏合了赣剧“九角头”特色发声作为开场，结合锣鼓特点排出的新曲，拿下全省总决赛第四名。

一场“战斗”，让久违的精气神又回来了。团员们“扛着编织袋闯省城”的美名，在乐

平市传为佳话，各类演出邀约不断。乐平市赣剧团，火了！

好消息接踵而至，在乐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，相关部门为赣剧团提供编制待遇保障，曾经让人头疼的编制问题得到了解决。如今，全团演职人员66名，有国家二级演（奏）员9人，三级演（奏）员36人。“在基层剧团，是难得的‘九角头’齐全的存在！”蒋良善评价。

翻开手机，程慧给我看了演出排表，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份，演出以乐平为中心，辐射到了周边10余个县市，每年要在基层演出400多场。

## 赣剧是历史的留声机，也是时代的播放器

10月19日晚上7点，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，大家陆续入场，等待一场与赣剧的约会。

乐池里，响起铿锵的音乐，凑近一看，竟然是一支交响乐队。舞台上，精美布景变换，演绎出一部荡气回肠的《李逵王》。

台下，蒋良善感叹，“这个本子成稿近10年，如今却让一个县级剧团搬上了舞台。”根据莎士比亚经典剧作《李尔王》改编的这出赣剧，是他尝试以赣剧与莎士比亚经典进行对话的新探索。

同《李逵王》一样，在乐平市赣剧团，古老的艺术并不只有一张面孔。

乐平市第十九小学，孩子们在蒋良善和赣剧团青年演员吴雅韵的带领下排练赣剧课本剧《雪孩子》，云手、踱步、走台……摆得有模有样。从老师讲学生听到老师导学生演，2021年开始，乐平市赣剧团走进课堂。如今，有了课本剧这个创新平台，赣剧团更受学生欢迎，每年进校园达500多节课。

2024年，在音乐和表演上巧妙运用了赣剧四平调和老拨子声腔，融入戏曲舞台程式化表演的《雪孩子》，荣获第八届江西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集体组最佳剧目奖和“全民美育”青少年戏曲展演全国美育铜星。“第一次接触课本剧就觉得好惊喜，没想到戏曲可以这样玩。希望有一天可以走上赣剧的大舞台。”从配角演到主角，五年级的詹星桐同样在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在赣剧团负责新媒体，程军才2022年才开始起步，身上的家什却很齐备。仅2023年，剧团在抖音直播演出320余场，平均每场观看人数6万—8万，总计浏览量超530万。

“看戏需要导赏，一部戏为什么要看角儿，因为舞台、式子、本子基本固定，演绎出自己的风格全靠演员功力，从妆容到动作，要细细品。我就是网络导赏，让更多年轻人能够看到赣剧的内核！”程军才解释。

舞台、传承、创意，赣剧团要走得远，3个要素都不能丢，而乐平市赣剧团之所以能够留住和吸引年轻人加入，也是因为这3个要素。

如今，随着一批80后、90后甚至00后成长起来，“九角头”几乎每个角色都有新生代，乐平市赣剧团拥有了一批可挑大梁的后备力量，也成为他们坚持守正创新的底气。“在大家心中，赣剧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“是我们的饭碗，更是戏迷们的心灵家园，需要我们一生去钻研和守护。”演员们回答。“它是历史的留声机，也是时代的播放器。”程慧说。



▲话剧《北上》剧照。

尹雪峰摄

《北上》是一部内容与形式各领风骚又有有机融合的话剧。它让我们领略到了舞台艺术特有的魅力。

要说清楚这部话剧，可能先要从徐则臣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说起。也许在多年以后，有人会称《北上》这部长篇小说读成一部历史——关于中国大运河的历史。我们能想象，徐则臣在写这部长篇小说之前，做了多么详细的考察工作和田野调查。那些写运河史的史学家们，也许付出的精力比徐则臣还要多。他们看了许多历史记载、面对了许多有关运河的文物，但是徐则臣感应历史的方式与史学家们大不一样。他感应历史的方式，是一个文学家的感应方式，与史学家们的兴趣点、关键点也不一样。

一部写个人经历的小说，也可以呈现出丰厚的、博大的集体记忆；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，也可以呈现出坚不可摧的历史真实。这大概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。

那么，话剧《北上》是否延续了小说体现的历史精神呢？我以为不是延续，并且很好地延续和发扬光大了。杭州话剧艺术中心选择《北上》进行改编的原因，大概其中也有这一点：作品的历史感。剧中，从杭州到扬州，从扬州到淮安，从淮安到聊城再到通州，我们看到的既是船的航行路线，又是历史演进的路线。小说深邃的历史感，原先在文字里，现在在舞台上，在灯光里，在造型里，在表演中，相对于小说而言，“历史”变得更加直观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话剧《北上》已经不再是小说《北上》。我们大概都注意到了这部话剧别具一格的架构：它既有竖线，又有横线，既在从前，又在现在——从前与现在经常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于舞台同一空间中进行的。它们彼此是独立的，但又是相互呼应的。

这样一种架构方式，也是吸纳了小说的架构。小说《北上》写的是一条蜿蜒中国南北的河。写河流，很容易就会“顺流而下”，按河流的流淌方式，将作品搞成一条河的架构。顺时序、顺空间前后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徐则臣打破了我们的预测。小说时间从1901年一下子跳到了2012年、2014年。当我们以为它要成为河流架构时，它又跳回到1901年，甚至溯流而上，到了1900年，最后又写到了2014年。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架构，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千回百转、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

记得2019年，原著小说《北上》研讨会上，我曾说：“这种安排，是否有值得我们探究的意味呢？但至少构成了一种阅读的魅力。”加之叙述人称的改变，我们不住地猜测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来龙去脉，我们一定会有人世无常却有常的感叹与对命运的哲学思考。

通常，我们会说，小说是一门说事的艺术，哲学是一门说理的艺术。但我另有看法：小说完全可以说理，关键在于说，而在于怎么说。小说本就应该给人“理”，人生的理，生活的理，事物的理，天地的理。小说《北上》离不开这些自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理。书中有很多精彩的富有哲理的句子，它们顺理成章地镶嵌在行文中，使这部小说变得厚重、富有力度，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
话剧与通常的小说相比，它不仅是说事的，还是说理的，而且后者有时比前者更重要。在话剧《北上》中，我们已经充分领略到了这一点：四周一片寂静，众多人物似乎都处于静止状态，而只有一个演员富有感染力的长段独白，有力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。话剧的说理会使剧场笼罩着理性的光芒，而在“肯定之否定”的双方对峙中，那“理”就像反复打磨的剑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锋利，结果就是观众被“理”征服。而舞台独白，其实也是在“肯定之否定”中进行的，我们在话剧《北上》中完全可以在心中升起：永恒。说理之所以极富感染力，还因为它的说理总是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——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，其实都与情感有关。

话剧《北上》验证了“形式即内容”的论断。这是一部充满形式感的话剧。它改变了我从前看《樱桃园》《茶馆》等话剧的记忆。一个舞台，在形式上变化万端，让人惊叹。旋转的舞台，或升或降的船——那船本身就富有形式感。在背景幕徐徐降落的角色名字、灯光、布景、道具，舞台上的一切，莫不具有形式感。但观众喜欢，因为这些都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当那只饱经沧桑的船在舞台上徐徐上升，最终定格于空中时，一个词在我心中升起：永恒。小说是时间的艺术，戏剧是空间的艺术。一个有限的舞台空间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。《北上》的“画面感”，是我个人话剧欣赏经验中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。它数次让我想到了绘本：我写了本子，而那个画家——当然是一个出色的画家，在完成插画时，绝不是对文字的解释，而是再创作。徐则臣的小说与话剧在舞台上的展示，非常像绘本文字作者与画家的关系。那些画面，许多是徐则臣小说中并没有的，他只是写了一句，并无具象，但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话剧中生动的画面。

观看话剧《北上》，我领略到了庄严。所有演员演出的认真，包括那些负责灯光、舞美等人员的认真，让人肃然起敬。期待日后，话剧《北上》经过进一步修改、润色，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部具有经典性的作品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)

## 深邃的历史感 鲜活的画面感

曹文轩

## “硬核”题材的柔性表达

——评音乐剧《核地花开》

孙红侠

正体会到了忠诚与奉献的意义，他也完成了由学子到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蜕变。这既是男主人公成长历程的个体叙事，又是对以张华为代表的核工业一代核工业人的集体描摹。以情感体验完成对历史的回溯与讲述，使作品在表现重大题材时有了更多情感支撑。

《核地花开》在艺术层面做出的实践与探索，体现了本土原创音乐剧对民族美学的继承与呈现。《核地花开》舞台空间的建构不缺乏音乐剧本体特征，兼有浓郁现代感。写意化的明灭光影、简约而不简单的造型、充满传统舞台流动意识的调度、强烈的抒情方式等，都使作品在以严肃态度呈现历史故事的同时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和美感。

音乐剧在中国化与本土化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，民族美学原则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观念的融入是重要一环。《核地花开》抒情场面与导演节奏的把控融入了传统戏曲的美学观念与表现手段，如“有话则长、无话则短”这一原则的运用，放大某些特定的舞台时空。剧中几处表现夫妻感情的场面都会看到这种情感延宕的效果。从妻子雪梅清唱《摇篮曲》的段落，一直到孩子发烧、雪梅

在灯下写信等场面处理，都是延续传统舞台观念中对“情”的放大。又如“写意”与“写实”两种手法在明暗场处理上的运用。刘老师生病一场戏以明场处理，重写实，目的在于增加现场感和代入感。而刘老师去世一场戏则做暗场处理，重情感层面的大写意效果，让恩师身上的奉献精神在舞台的虚实之间成为张华的精神指引。

该剧舞台采用写实道具与符号化景观相结合的置景方式，突出时代感，更突出象征意味。开场时低饱和度的服装与色调，让人瞬间回到那个纯真朴素的年代，而天幕上腾起的朝霞提供了一种对比，寓意着青春的力量和热血。每一幕的舞台置景都有形态各异的树形设计，象征三代核工业科学家在精神谱系的开枝散叶，也象征磅礴与细腻两种情感的交汇，这些都呈现出独特的创作美学追求。

当青春涌动的剧场亮起谢幕的灯光，掌声代表着年轻观众对这部作品的理解。这部作品以音乐剧的形式，对以忠诚与奉献为内核的核工业人精神做了艺术化的阐释和表达，打开了音乐剧创作的新格局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)



▲《核地花开》剧照。

闫文旭摄

## 艺 坛